



习俗杂谈

振布与洗锅把儿

□何秦

去年7月15日《江海晚报》“文化周刊·记忆”栏目刊有彭伟先生撰写的《“捡澡”还是“振澡”》一文,文中提到“振布”一词。文中说:如皋话中,常用“振布”代替“抹布”。人们饭后清理桌子便说:“用振布振振桌子”。由彭伟先生提到的“振布”一词,笔者又想起了另一洗刷用具——洗锅把儿。

过去,通如一带百姓(含海安东部地区百姓)大多将“抹”“洗”说成“振”。如“抹布”说成“振布”,“抹桌子”说成“振桌子”,“抹门窗”说成“振门窗”;“洗澡”说成“振澡”。南通的老一辈人还将“洗脸”说成“振脸”。旧时,农村百姓一般将用旧的毛巾充作振布。振布主要用于抹桌子、抹家具、抹门窗等。单位上办公场所也少不了振布。早晨上班,大家就用振布抹办公桌、抹柜台。振布整天和灰尘打交道,用脏了,要勤洗勤晒。振布干净与否,体现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勤劳程度。有的人家振布脏兮兮的,拎起来水滴滴的,一看就知道这户人家的家庭主妇不勤快。振布主要用于抹桌子,故多数人家把振布挂在桌子下面的木格子上。有的人家灶台上也喜欢放一块振布,这振布主要用于抹灶台。如灶台上没有振布,抹(振)灶台的任务就落实给洗锅把儿了。

洗锅把儿,现在农村庙会上还有人出售此洗刷用具。洗锅把儿大多是用高粱尾子扎起来的,也有的是用茅草、稻草或蒿草扎的。扎洗锅把儿的时候,先把一头抽紧,把儿的粗细以一把握的样子为宜,长短大约一筷子上下,杈柄部分一般以两股细篾头粗的细麻绳儿扎两道或三道箍,扎得越紧越好。洗锅把儿的作用,一是洗锅洗碗洗盘洗勺洗筷,二是抹桌子(在没有振布的时候代替振布的作用)。除此之外,农村还有一种说法——避邪(当然这是一种迷信的说法)。细伢儿的摇篮旁边挂一个洗锅把儿,可以保佑小孩不被外邪侵扰;在外工作的人,床铺上放一个洗锅把儿,睡觉时邪气就上不了身;自行车、电动车上扣一个洗锅把儿,就能保佑安全行车。

还有一个飞机场不应忽视

□杨汉祥

读了《南通日报》4月19日“城市记忆”版面刊登程太和先生撰写的《南通历史上四个飞机场》一文后,很受启发,其中很多内容都是比较珍贵的史料,值得宣传与记载。其实,据我所知,在我们南通市历史上,除了这4个飞机场外,还有一个飞机场不应忽视,那就是曾经为通东三余棉区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三余农用飞机场。

该飞机场地处当时南通县三余区恒兴乡前线村。始建于1956年6月。因为三余地区当时盛产棉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非常有名。当年中央、江苏省委乃至南通地区包括南通县委对该地区都非常关注与关心,尤其在棉花种植上给予很多必要的扶持,派飞机来治虫就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扶持项目。因为那时处于解放初期,三余棉区农田多、劳力少,而棉花虫害多,人工喷药设备又简陋,一到夏季治虫季节,劳动力明显不够,因为受虫害影响,棉花产量也受到一定影响。为此,当时国务院与江苏省政府联合作出决定,由民航部门派飞机来三余棉区帮助治虫。当然,有飞机来必须先建飞机场,所以当时该地区用很短的时间,在当地建成了一个简易飞机场。

当时飞机治虫主要毒杀棉花等作物上的盲椿象、叶跳虫、红铃虫等虫害,使用的农药是223乳剂,飞机每次装载稀释后的药水1000公斤,以60米宽的喷洒幅度,并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超低空飞行,确保均匀喷洒,所以当时的飞机治虫效果非常好,而且在三余棉区每喷药一次可节约劳力60000多。

因为每年喷药只是在七八月份,当时这个飞机场每年也只用这两个月,平时的设备只是闲置。后来由于人工喷药设备不断更新,喷药效果不断提高,加上当地劳动力逐年增加,飞机治虫逐渐显得不那么迫切了,所以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就逐渐减少,直至后来完全停止。当然,飞机治虫停止后这个飞机场也逐渐停用,最后彻底废弃,其土地也逐渐还耕。因此,这个曾经热闹而辉煌,并为三余地区棉花生产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农用飞机场就这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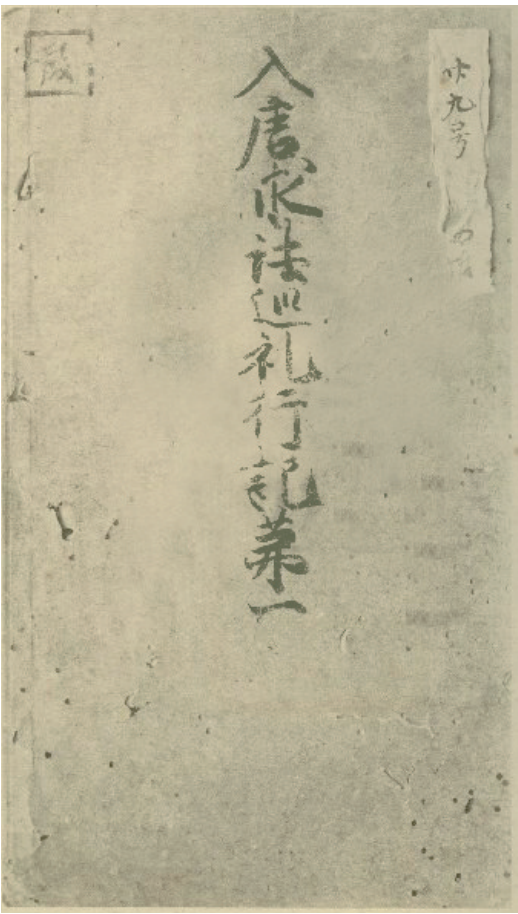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圆仁:入唐求法第一站到掘港

□卢建汶



圆仁像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书影

师谥号。著《入唐求法巡礼记》四卷,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

据史料记载,唐开成三年(838),圆仁45岁,随日本遣唐使藤原常嗣等一行,历尽劫波,九死一生,西渡入唐求法,在我国居留历时九年七个月,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该书最早的抄本在日本发现时,曾使“日本朝野为之一振”,并被奉为日本的国宝。全书四卷,第一卷开始部分,记述了圆仁和尚经南通古胡逗洲至如皋境内的行踪

及当时建置、山川、物产、交通、民情、风俗等极为珍贵的史料。日本圆仁和尚入唐求法,掘港(今江苏如东境内)是圆仁入唐求法的第一站,因为掘港是他们原计划必访的,那里有一座颇具盛名的国清寺,是唐玄宗钦定建造,专为超度海防前线敌我双方战死的亡灵,并亲笔御赐国清寺名。圆仁居住在国清寺半个月,受到热情接待,并与该寺僧众交流佛法,留下他对中国的美好印象。

圆仁留唐十年,客长安六载,写下了日记体的中国游记《入唐求法巡礼

行记》四卷,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唐代历史、社会、宗教和中日交流的重要资料。书中对唐代中日两国间的交通往来、文化交流以及唐代中国之典章制度、风俗礼仪、政治外交、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情况,均根据亲身经历,随笔记录。所记之事,虽有讹传误闻,但仍有不少可补史乘。

在当时日本佛教界,一个僧人若想成为有影响的高僧,似乎须到中国深造后才会被承认,所以去唐朝留学也就成了一种风气。日本的圆仁与中国的玄奘、鉴真一样伟大。

1983年南通北三县遭强龙卷风袭击

□程太和

史海回眸

11人死亡,102人受伤,受灾人口3000余人……4月30日18时至22时,南通部分地区出现冰雹和大范围雷暴强风袭击,让人猝不及防。一时间,大树倒伏、电线杆刮断、广告牌横飞,就连南通兴东机场停机坪上的一架飞机都被暴风吹得原地打转。

这次南通部分地区遭大范围强雷暴大风袭击是近二三十年来罕见的。由此,我不禁想起了1983年南通北三县遭受的那场强龙卷风侵袭。

1983年7月1日下午4时许,南通北三县海安、如皋、如东遭受强龙卷风袭击。其中海安县在县境东部和西南部同时出现两股龙卷风,7公社(时称公社,1983年9月撤社建乡)严重受灾,龙卷风所经之处,拔树毁屋,损坏房屋牲畜7557间,5人死亡,264人受伤,死伤牲畜91头,损失种貂226只,断广播线杆、电线杆956根,损坏变压器15台,6.8万亩棉田、3.5亩粮田受损,直接经济损失时价数百万元。

我是海安人,当时正在江苏银行学校保险专业班学习。7月5日学校放暑假,回家后,我想正好利用暑假的机会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海安支公司实习,了解一下龙卷风后海安的财产保险理赔情况。7月7日,我到海安支公司报到,当时支公司除1名女同志值班外,其余同志都到旧场公社查勘理赔去了,我从县城赶到旧场,找到保险代理处旧场信用社。在信用社正好遇到了保险公司负责人崔忠富(当时对外称保险公

司的保险股股长)。在我一番自我介绍后,崔经理说,很好,正好我们人手少,你就跟信用社的陈建会计到顾陶大队查勘定损吧。

顾陶大队地处旧场公社的东南面,与如东县的靖海公社交界。来到灾害现场,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片片倒塌的房屋,棉田里两尺多高的棉花全都趴在地上,玉米田里几乎看不到一个站立的玉米秸,大树倒在路旁,电线杆趴在地上,死亡的牲畜扔在河边……顾陶大队共有受灾户90多户,其中房倒屋塌的40多户,部分损失的50多户。在受灾户家中,我们逐一清点受损物资,与保户共同核定损失金额。由于当时国内保险业务刚刚恢复,海安保险的面还比较窄,全县7个公社受灾,也只有旧场公社的群众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故查勘理赔速度还比较快,只用了一个多星期,查勘理赔工作即全面结束。7月16日,县保险公司在旧场公社大会堂召开了保险理赔兑现大会。此次龙卷风灾害,旧场公社有592户农户得到保险理赔,赔付金额9.93万元;3个企业得到保险赔偿,赔付金额1.13万元;21个生产队的集体财产得到赔偿,赔付金额1.1万元。总计赔款12.16万元。这是国内保险业务恢复后,海安县最大的保险赔偿款项。这对恢复不久的保险事业产生了巨大反响。一是灾害无情,保险有爱。海安及南通地区遭受龙卷风袭击是常有的事,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海安遭受比较大的龙卷风袭击就有8次,每次龙卷风袭击都造成一定的人员伤亡,老百姓的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在没有保险的年代,政府也竭尽全力,多方筹措资金,解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问题,但由于财力有限,只能是杯水车

薪。受灾后老百姓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而1983年7月1日遭受龙卷风袭击的旧场公社老百姓就不同了。全公社592户农户受灾,保险赔付9.93万元,户均赔款167.74元,再加上民政救济款,户均补偿额都在200元以上,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确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额。一些受灾严重的家庭,保险赔偿款就达到七八百元,而当时农村建3间大瓦房也只要1000元左右。故此,参加保险的群众受灾后很快就恢复了生产,重建了家园。二是此次灾害后人们认识到,保险是一种契约补偿行为。在没有保险的年代,人们只知道社会救济,不知道保险补偿,不要说一般的老百姓,就连有些干部也不知道保险是怎么回事。海安县遭受龙卷风袭击后,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当时县里有位领导认为,社会救济和保险都是政府举办的,应当把保险赔款拿出来一起用于社会救济。此观点一出,即遭到保险公司和人民银行领导的反对,保险和社会救济绝对不是一码事,否则今后还有谁愿意保险?后来经过多方沟通,县里的领导也感到保险赔款用于社会救济确实不妥,于是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并向金融部门人员打招呼,由于他学习不够,提出了这种异想天开的想法,还希望金融部门的同志多多谅解。回过头来想想,1958年之后国内保险业务停办了20多年,保险业务恢复初期,人们对保险的认识还很模糊,有这种想法的又何止一人?也正是这次龙卷风之后,海安的干部与群众对保险才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三是这场龙卷风促进了海安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海安县的保险业务1981年实现保险收入40.2万元,1982年,达到

51.1万元。而在灾害后的1983年底则实现保费收入84.2万元,比上年增长64.6%。尤其是农村家庭财产保险,1981年试办时,全县只有17户家庭投保家庭财产保险,1982年在旧场、仇湖、瓦甸等公社(后称为乡镇)逐步推开,当年承保13789户,收入保费1.7万元。而在1983年龙卷风后,农村家庭财产保险在全县42个乡镇全面推开,当年承保83712户,收入保费16.8万元。在海安东部受灾严重的乡镇,更是出现了户户踊跃投保的热潮。7月1日海安东部遭受龙卷风时,只有旧场的农户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故受灾后及时得到保险补偿,老百姓得以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而在受灾同样较为严重的角斜、沿口公社,老百姓只是领取了少量的社会救济,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速度十分缓慢。现实教育了人们,保险不是可有可无。受灾后,在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同时,角斜公社召开了专题的保险动员大会,公社党委书记翟桂生亲自动员,并在现场缴纳了家庭财产保险费。翟桂生在大会上说,保险确实重要,这次我们角斜吃亏了,下次这个亏再也吃不得,我在老家沿口已投了一份保险,今天再投一份。保险就是“太平符”,我们角斜公社户户都要贴上“太平符”,这样致富的路上才有了保障。通俗的语言,让老百姓悟出了保险的真谛。当年,角斜公社95%的农户都投保了家庭财产保险,收入保费1.13万元。

弹指一挥间,38年过去。自然灾害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纵使现代科学技术发达,有时也很难预测。但人们化解灾害事故造成损失的手段多种多样,社会救助、公益募捐、商业保险分散风险都是其中的选项。

失时机地自捕、购买梭子蟹腌蟹渣,备足冬寒的家常小菜。很多人家特别喜欢将去除上壳、“屎肚”“依子”后的蟹一掰两断,连同蟹脚一同放入蟹渣内进行腌制,更鲜香美味。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水产门市部基本上常年销售蟹渣,但质量却不高。即便如此,还是很好销的,可见人们有多喜欢这个美食了。

南黄海第一大鲜——蟹渣

□沈文群

江海风物

地处黄沙洋(南深)之滨的如东县栟茶地区和东台县(市)的稷港地区,流传着一句口头禅“满桌的酒菜,不如蟹螯一吮”,是说吃满桌的菜肴不如吃一口腌制的生咸蟹脚鲜香美味。

在气温不高的时节,将“出水鲜”的梭子蟹,一只只的洗净后,剥除上壳和下壳中的“屎肚”,将肉蟹上部两侧含有泥沙的“依子”摘除,再洗一下,然后放入专用的、能承受重力碾压而不坏裂的木桶或缸内(俗称壳蟹桶、壳蟹缸),用擀面杖或木棍使劲碾碎成渣块和浆糊状(俗称壳蟹渣),再加入百分之十的盐,配上适量白酒和碎生姜,一

起拌和,密封十多天后,即成了生咸的熟蟹渣。

清明节和中秋节期间的梭子蟹最肥壮和鲜香,这期间腌的蟹渣也就格外鲜香。但由于气温的变化,清明时节不宜多腌,农历九月开始后至霜降,才是腌制蟹渣的关键时期。“蟹顶霜降头顶冬”的俗语,说的是梭子蟹过了霜降就无产量,鲚鱼到冬至就无产量。因此,人们都不